

# 茜纱窗下

王安忆作 品系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西 纱 窗 下

王 安 忆 作 品 系 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茜纱窗下 / 王安忆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21-2450-9

I . 茜 … II . 王 …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478 号

责任编辑: 郑理

封面设计: 袁银昌

## 茜 纱 窗 下

王安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n.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2 字数 340,000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册

ISBN 7-5321-2450-9/1·1934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4992

王安忆是目前中国一流作家中的佼佼者，当代文坛领军人物。

她的作品以小说名闻于世，但她同时也是散文高手，本书中收入的就是她最新的散文，主要是她最近创作阶段中读书、旅行、生活的感观、心得、见闻，如《走马看花》、《边地的忠诚》、《凡俗的趣味》、《所以推荐》等，这些文章写景、状物、叙事、述人均节奏舒缓，张弛有致，雍容大度，显示出一种精致、内敛、从容的风格，是只有王安忆才能达到的境界。



## 第一辑

那年我们十二岁	003
杏茶	006
拽子	009
房子	012
投奔唐主任	021
乘火车旅行	026
龟背	028
夕照	032
儿童玩具	035
街灯底下	043
徐州站	047
办公室的回忆	050
回忆文学讲习所	053
不思量，自难忘	069
少小离家	072
茜纱窗下	075
城隍庙里的玩与吃	082
忧郁的春天	087
我的音乐生涯	095

**到图书馆去**.....101

## **第二辑**

- 小镇上的作家**.....107  
**黄土的儿子**.....114  
**凯里**.....121  
**回忆倪慧玲**.....130  
**怀念萧军先生**.....133  
**见葛优**.....137  
**岛上的顾城**.....140  
**残疾人史铁生**.....149  
**陈凯歌与《风月》**.....153  
**我们家的男子汉**.....167  
**男子汉成人**.....175  
**一个孩子和几个大人**.....187  
**两个邮递员**.....192  
**岳丁的故事**.....195  
**美丽的孩子**.....199  
**从何而来,向何而去**.....201  
**成长**.....212  
**翻身的日子**.....219  
**谷雨前后点瓜种豆**.....227

### **第三辑**

男女关系的乌托邦	239
坚不可摧	251
此情何堪	258
丧钟为谁而鸣	265
翻译《蛇》	272
故事篓子	275
日常传奇	280
侠落平川	284
青春的歌唱	288
走马看花	293
边地的忠诚	296
凡俗的趣味	301
所以推荐(附书单)	303
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	306
中国音乐在中国	315

### **第四辑**

华舍住行	327
夜走同安	353
正是梅雨季节时	358
窗外与窗里	368

市民	378
散文三篇	387
江南物事	392
塞上五记	399
二月里来好风光	413
吕贝克	429
访日十篇	462
漂泊的语言	486
后院	504
绿崇明	507
台湾的好看	510
旅行的印象	513

## 第五辑

接近世纪初	523
过去的生活	534
我是一个匠人	538
充满梦幻的时代	544
型	549
木匠	552
我们为什么需要音乐厅	555
宋朝	558
市井之趣	561

<b>见没见到瑞恩？</b>	565
<b>“家常”</b>	568
<b>出巡回来乐逍遥</b>	571
<b>生活的形式</b>	574
<b>永不庸俗</b>	577
<b>在吉隆坡谈小说</b>	580
<b>回忆</b>	584
<b>艺术的边界</b>	588

# 第一辑



## 那年我们十二岁

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季，“革命”的狂飙已走过上海的马路进入到城市的心脏——各级政府机关大楼。六月里扫“四旧”的热潮如同隔世般遥远，回想那摩登男女提着剪断的尖头皮鞋赤脚在街道上疾走的情景，令人有一种莫名的心悸的快意。这时候，上海的马路格外平静，“革命”的深入留给我们一个平淡的表面。

那年我们十二岁，正上小学五年级，“革命”没我们的事，我们只能在街头走来走去，看“革命”的热闹。我们奔跑着抢夺传单，妄图引起散发传单的红卫兵的注意；我们跟在红卫兵的游行队伍后面，怎么赶也赶不走；我们学会了许多造反的歌曲和口号。而这时，革命走过了街头，撇下我们这些热情的观潮者，我们走在上海凄清的马路上，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我们都正在长身体的年龄，衣服有些嫌小，吊在身上。我们看上去，孩子不像孩子，少女不像少女，又幼稚，又矜持，有一副古怪的难看样子。这时，在

我们前面走着两个女人。她们的短发和蓝布罩衫，带有经过“革命”扫荡之后的摩登的残迹，她们中的一个，裤腿尤其触人眼目，令人起疑。我们走在她们后面，许久，交换眼色道：你们看，她的裤腿！她的裤腿显然不到标准的六寸。我们沉默下来，一股激动紧张的情绪攫住了我们。我们无意识地跟着她们，走过了一条马路。这时候，有一个冲动正在我们心中生出，并且迅速酝酿，变得不可抑制，这是个什么冲动呢？它似乎是一种想去触犯什么不可触犯的东西的要求。像我们这样的规矩的小学生，从来没有机会去触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机会。我们想：这人的裤腿不到六寸，而红卫兵们都不在街上了。我们心跳得很快，一步不舍地紧跟在她们后面。我们似乎面临了一个选择，选择的时机转瞬即逝。当我们走过一面橱窗，橱窗里的灯光照耀着我们，使人目眩，我们一步窜上前去，对那女人说：“同志，等一等！”她们愕然地转过脸来，看着我们。我们牙齿打着战，脸色苍白，我们避开她们的眼睛，说：你的裤腿。四下里忽地拥来了人群，包围了我们。本来行人稀少的黄昏的马路，顿时变得熙攘起来。人们互相问着：怎么了？怎么了？那瘦裤腿的女人倚在她的同伴身上，软弱地说：怎么了？我们浑身战栗，手腿发软地说：你的裤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笼罩着我们。我们中间那个比较勇敢的带头走进旁边的商店，向一个店员说：借你的皮尺用用。店堂里霎那间挤满了人，我们用颤抖的手去量她的裤腿，果然不到六寸。那女人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惶恐的眼睛望

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处罚，而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停顿了一会才说：“你自己回去想想吧！”许就是在这一瞬间，我们被她们窥破了虚实。她的同伴接过皮尺重新量了一量，说：明明是六寸嘛！她还量给我们看。我们的惶恐与窘迫是无法形容的，我们中间最软弱的一个退缩在角落里，一声不出。她们越发看出了我们的虚弱，便越发厉害，指着我的裤腿说：“你的才真正不到六寸呢！”我穿的是一条童装背带裤，两侧镶有红边，短短地吊在脚踝上。那女人躺在她的同伴身上，悲愤地说：“这么多的人都围过来了，多么难看啊！”店员们便用温和的言语安慰她，说：“算了！算了！”我们从水泄不通的人群里挤了出去，天已经完全黑了，朝这里拥来的人群不断。上海这个城市，在任何年头，看热闹的劲头总是不减。我们互相间不说一句话，也不看一眼，匆匆分手，往自己家去了。

我们过后很长时间没有碰面，碰面会使人们想起这事，这使我们难堪。我们本想去触犯别人，别人的尊严就好像是一种权威，那是一个要使所有权威扫地的年代。不料，却使我们自己受了伤，而我们正是那种受不起伤的年龄，将什么样的受伤都要无意地夸大。这就是一九六六年的“街头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场景。

1991年1月4日

## 杏 茶

小时候，家里用过一个名叫杏茶的保姆，浙江诸暨人。她的叫作杏茶的名字，令我很难忘。杏和茶，都是清淡与宁馨的植物，同时，杏仁和茶叶，又都有殷殷的苦味和淳淳的甜味。她的模样还留在我心里，很素净的：齐耳的短发，斜挑头路，在发多的一面卡一个夹子，总是穿斜襟蓝布的衫子和搭绊的布鞋。她不结婚，吃长素，而我已记不得她究竟信奉不信奉菩萨了。她闲空的时间里，就总是坐着绣花。她绣花并不描摹现成的人们传来传去的花样，而是捏一支我们用剩的圆珠笔芯，自己在白布上画。有时是花，有时是鸟，最记得她绣过的一幅花样，是一幅风景：一条河，岸上有苇子，河中间有一条小船，船上坐了两个小人，穿了和尚领的衣服。我们和邻家的孩子最爱看的就是这对小和尚，当我们看这对小人时，杏茶就掩着嘴笑，笑得很快乐。现在回想起来，杏茶其实是很风趣的。

母亲也问过她为什么不结婚，又为什么吃长素这一类

## 杏 茶

问题,却没有印象她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她有一个弟弟,得了绞肠痧,肚痛得叫喊了一夜就死了。她平时言语极少,不喜欢人多,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呆着,绣着花。还记得她是怎样到我们家来的,她是我弟弟的奶妈的同村人,由奶妈介绍来烧饭的。有时看见杏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落泪,问她,她又不说。后来听邻家的保姆说,是受了奶妈的气,奶妈是个多嘴且多事的女人。杏茶来了不长的时间,就辞了回诸暨乡下去了,想来也是与奶妈合不来的缘故。

我那时是十来岁的年龄,不懂得一个人为什么会不吃好吃的鱼肉,为什么这样委屈自己,我不懂得自己对自己的禁忌是怎么回事。我远远不懂得每个人都当有一件终身信守的东西,这东西凌驾于肉体与精神之上,使我们的行为不至于陷入盲目,再因盲目而苦闷。这东西于各人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内涵却是一样的。那时我懵懵懂懂,欲望很多,且娇生惯养,欲望总能得到满足。杏茶的守斋使我好奇,我时常想:倘若她吃了荤会怎样呢?这一个问题萦绕着我,使我日夜不得安宁。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去做一个试验,我背着人,偷偷地,在杏茶吃的素菜里滴了几滴肉汤,然后心里擂着鼓地,看着杏茶毫无察觉地吃下了这碗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杏茶依然是如往常那样,安详地收拾了饭桌,洗净了碗,然后坐下来绣花。这一天,我一直在窥视着杏茶,心中忐忑不安。这不安的心情伴随了我很长久的时间,虽然没有任何人责备我,虽然没有任何

人知道。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将别人的一件宝贵的东西破坏了,而就在破坏别人的宝贵东西的同时,也将我自己的什么宝贵的东西破坏了。我将别人的纯洁的东西玷污了,也将自己的纯洁的东西玷污了。表面上,我依然骄横任性,欲望无边,但在内心里,我却长久地怀着一种暗淡的不洁的自我感觉。由于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我从小培养了极顽固的现实精神,我无法寻找一种简单的日常方式来禁忌我自己,来使我愿意终身信守的一个东西得以实现——在我的精神中受到承认。于是这一种暗淡的不洁的自我感觉,或者成为我终身的牢狱,或者使我破罐破摔,从此沿着黑暗的道路走下地狱。幸好我注重现实,自我调节的本领很高,才避免了这两种下场,而找到苟且偷生的道路。只是偶尔在想起杏茶这名字时,才黯然一回,杏茶这名字且又令人难忘。

1990年12月8日